宣佈作廢

本處發給之密字十一號免查證，報稱於八月二十七日在黑水寺一帶遺失，該證長七寸，寬一尺三寸，用白報紙摺爲四摺，上寫藍色的複寫字，爲防止今後發生弊端起見，本處對該項證章及該項證章樣式，均宣佈作廢。

保安處　九月七日

解放日報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　第八五二號　今日出版一大張

社址：延安　本期零售一元　每月三十元　三月八十元　半年一五〇元　全年二九〇元

遺失聲明

本院遺失蘆邊邊字第四八四，四八一，五九〇號胸章各一枚，特此聲明作廢。

陝甘寧邊區保育院

中南兩路戰果輝映
紅軍再克十二城
佔領斯摩林斯克外圍敵重鎮

【新華社延安十九日電】蘇聯最高統帥斯大林今日連續發出三次命令：讚揚中南兩路紅軍新的光輝戰績。致葉雷曼科將軍及索科羅夫斯基將軍的特別命令：加里寧前綫我軍，激戰四日後，突破部份設防的德軍防綫，並於佔領若干堅強設防的據點後，猛攻並佔領去斯摩林斯克公路上最重要的抵抗中心杜霍夫什啓納城（雅蔡沃西北廿五公里）、西綫我軍克服敵人抵抗，激戰後佔領德軍重要的抵抗中心及鐵路樞結點雅蔡沃。因此，號稱爲斯摩林斯克大門的德軍堅強抵抗中心現已被打開。爲慶祝此次勝利，解放杜霍夫什啓納及雅蔡沃的部隊將冠以他們所解放城市的名字。今日（九月十九日）下午九時（標準時間下午六時），我國首都莫斯科將代表祖國以一百廿四門大砲齊發十二響，向我突破斯摩林斯克路上德軍防綫並佔領杜霍夫什啓納和雅蔡沃的英勇部隊致敬。由於他們的光輝軍事勝利，我向所有在你們指揮下參加這些戰鬥的部隊表示謝意。在爲祖國獨立自由而鬥爭中死難的烈士們永垂不朽！消滅德國侵略者！最高統帥蘇聯元帥斯大林（簽字）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九日。

致南路前綫指揮：九月十七日至九月十八日，烏克蘭境內我軍佔領博里路基、羅門奈、路布奈、羅摩丹、米爾果羅德、克拉斯諾格勒。參加上述各城解放戰之我軍，此後將分別冠以各該城市之名字。最高統帥蘇聯元帥斯大林（簽字）。

致科斯巴科西將軍：九月十七日，布利安斯克以南我軍在廣大前綫上强渡德斯那河，並佔領特盧布車夫斯克城，現正向西勝利繼續其攻勢。爲了這次英勇戰鬥行動以及渡越德斯那河，有若干指揮官應受蘇沃羅夫獎狀。最高統帥蘇聯元帥斯大林（簽字）。

【路透社莫斯科十九日電】今晚蘇聯例行公報一再重複斯大林關於佔領杜霍夫什啓納之公告。公報續稱：基輔方面，我軍繼續進攻並佔領斯大林命令中所指名之城市及其他居民點一百八十餘處，其中有大居民點安尼索沃（車尼果夫西北三哩半）及火車站十二個。日間我軍前進十五至廿公里。在薩坡羅什及梅黎托波爾方面，我軍繼續發展攻勢，前進十至十五公里，佔領居民點約一百七十處，其中有奧列寇夫城（薩坡羅什東南五十公里）及火車站與馬拉西－塔克納契卡火車站。在德涅泊彼特羅夫斯克方面，我軍繼續攻勢，在某些地區前進十至十八公里，佔領居民點八十餘處。在波爾塔發方面，我軍克服敵人抵抗而前進十至十五公里，並佔領克拉斯諾格勒城與大鐵道聯絡點及居民點二百五十餘處，其中有大居民點奧格闊達。在諾沃果羅德－悉佛爾斯基以西及西南前進之我軍，推進廿至卅公里，並佔領居民點一百餘處，其中有車尼果夫州要鎮瓦爾米。布利安斯克以西及西南，我軍勝利發展攻勢，並前進十至廿公里佔領特歲布車夫斯克城與居民點三百處，其中有大居民點利托西尼基、斯托爾基、薩夫第科沃及卡斯諾也。在羅斯拉佛爾方面，我軍勝利強渡德斯那河並前進五至十五公里，佔領居民點百處，其中有薩羅利斯克州要鎮埃基摩維赤、奧勒爾州、杜布羅夫卡城（羅斯拉佛爾東南六十公里）及大居民點波格但諾瓦及蘇沃諾沃。庫班我軍克服敵人抵抗而佔領沃爾赤克－沃羅塔城及居民點四十處。九月十八日我軍在全部戰綫上擊壞及擊毀敵坦克卅三輛，在空戰中及以高射砲擊落敵機卅六架。

【路透社莫斯科十九日電】莫斯科廣播稱：在進攻杜霍夫什啓納前佔領之德軍據點爲：利采沃薩命諾、洛孟諾索沃、庫拉金諾及班克拉托沃。

我軍痛擊竄犯臨縣之敵

【新華社晉西北十九日電】『掃蕩』三分區之敵，遭我軍民嚴重打擊後，現已分成許多小股，竄擾各地。十一日進佔臨縣城之敵，分兩路，一經碛峪洞，一經化林溝，到梁家會會合。十五日上午又到黃家溝台。在菠蘿寨東廿里，由第八堡寶現板鎮之敵，十四日又竄范家山、南淦至對家溝，太平莊、窯頭與白文鎮之間。十五日上午對家溝一帶之敵四百餘，經寨社寨到赤不浪，大肆搶劫，我軍民正分頭予以痛擊中。

【新華社晉西北十九日電】與『掃蕩』我三分區之敵相配合，東村、靜樂敵到處强拉民伕，作出動準備。十一日至十三日，嵐縣敵六百餘人，開抵忻縣，企圖不明。

【新華社晉西北十九日電】敵機六架，第四次轟炸大會坪，投彈多枚，損失不詳。

浮山我某部組成飛行射擊組

【新華社太行十九日電】浮山大隊近選拔特等射擊手多名。組織飛行射擊組，深入北王村據點活動。用冷槍狙擊敵兵，僅八月二十日一天早晨，以三粒子彈擊斃與重傷敵僞兵各一名，又斃敵一傷二，而我只耗子彈七粒而已。敵僞對此神妙之打擊，恐惶萬狀，放哨亦不敢出碉堡門外。

【新華社太行十九日電】我軍某團一部，與英勇不屈之沁源人民結成一體，勝利的完成了保衛秋耕和夏收。從三月迄今，半年來獲得如下總戰果，計大小戰鬥一百四十三次，斃傷敵僞四百一十二名，斃敵騾馬二十頭，毀敵汽車四輛，繳獲戰馬五匹，駄騾十五頭，抓獲漢奸廿名，解救民伕三百餘，解救被俘羣衆百餘，奪回牲口三十餘頭，消耗敵槍砲彈不下五萬發。我方傷亡排長以下十三名。

【本報訊】晉西北一二〇師總結今年上半年的戰鬥成績如下：（一）進行大小戰鬥七八七次。（二）傷斃敵僞軍二、五五六人，馬一〇二匹。俘日軍三〇人，俘僞軍四五四人，騾馬三〇九匹。（三）繳獲重機槍二挺，輕機槍十六挺，步槍九五三支，手槍二六支，擲彈筒八個，刺刀九二把，指揮刀七把。繳獲步馬槍子彈二四、〇六五發，機槍彈二、〇〇〇發，短槍彈八六發，擲彈筒彈三、八枚，手榴彈三一九個，望遠鏡一八架，電話機二〇架，電綫一九、〇六九斤，日旗一三面，鐵軌四七根，被毯一六五床，軍衣二三一件，鋼盔三一頂，地圖一一幅，布三一〇疋。（四）攻入十三個碉堡據點，毀壞汽車橡皮車十七輛，破壞鐵路二七里，電綫八〇五里，鐵橋二座。

【新華社華中十七日電】蘇中訊，我泰縣武裝宣傳隊，於上月十八日夜配合某區游擊隊民兵若干，挺進到某據點附近，廣貼對敵宣傳的標語傳單，並於距碉堡四十米突處，與碉堡內僞軍進行喊話宣傳。先把目前世界大勢與國內情形告訴他們，再談到將來中國的局勢，當僞軍的無出路等。碉堡內有個僞軍排長，向我們提出幾個問題，如共產黨是那個創造的，是那個國家產生的，共產主義是什麼等等，我們就又針對一般的僞軍在一貫的反動教育下把共產主義看做完全是『外國輸入的』『不合國情』的觀念，進行詳細的講解，對方靜聽到我宣傳隊離去時，並互相約會有機會時再來談談。我更着重忠告他們，日寇正想對我本鄉同胞發動猖狂『掃蕩』，『和平軍』應以國家民族，父老同胞爲重。他們當時雖無反響，但當我武裝宣傳隊於上月廿四日至該據點向碉堡內僞軍作時事報告並喊話，要他們的營長出來答話時，碉堡內有一好似知識份子的『軍官』，即出來向我們說話：『你們的話我們全體到了，過去我們有話沒處說，現在告訴你們，我們已經醒悟了，不會誠心幫助鬼子，請你們放心，我們的刺刀已經擦亮了，準備你們一打，我們就反正過來與你們一起殺鬼子』。

斯大林接見法解委會代表團

【路透社莫斯科十六日電】斯大林頃接見法民族解放委員會軍事代表團團長。蘇外長莫洛托夫亦在座。

冀南各救總會通電各地呼籲助賑

【新華社太行十六日電】冀南全區，在敵寇殘酷的『掃蕩』『清剿』『封鎖』破壞之下，災情至爲嚴重。冀南工農青婦文各救總會，頃特發出緊急呼籲，電文內稱：敵災天災嚴重的威脅着我全冀南同胞的生活，雖經我冀南行署數度精兵簡政，生產節約，蠲發巨款急賑，但由於災情的日益嚴重，急救不了所有災胞，因此我們請求我各友鄰區軍政當局、救亡團體、全體同胞，對我區或捐助糧款，或運輸調劑，對我區逃亡之災胞，注意其教育，引導其生產，關照其生活，救一條性命，就是爲國家保存一分元氣。我們相信在我各友鄰區援助之下，在我冀南黨政軍民努力之下，一定能打走敵人，渡過災荒。

太行努力生產救災
組織災民運輸紡織自食其力　以工代賑與修水利減輕荒旱

【新華社太行十八日電】晉冀魯豫邊區臨參會太行會議第三日，繼續由楊主席報告政府工作。關於太行區一年來救災工作，楊主席指出，由於天災敵禍，使太行區在去年遭受到幾十年來空前未有的災荒。政府對救濟災荒採取十分負責的態度，成立太行救荒委員會，統一領導力量，政府想盡一切方法救荒，經過一年來的艱苦奮鬥，災荒本來可以克服了，不意今年七月以來，依然天旱，而且受災範圍擴大，程度較去年尤甚。我們新的指導方針，是強調生產救災的觀點，目前着重人民突擊補種秋菜等晚熟作物，並大量採集代食品，將來利用秋雨，大量種麥，以準備明年食糧。楊主席稱：（一）關於進行生產救災方面，在一、五、六專區各縣，普遍組織災民運輸，災民用獲得之脚價，維持生活，僅就二月至三月從某地至某地兩條運輸綫之統計，參加運輸之災民共賺脚價七〇一、七七〇斤米。其次組織了紡織，據不完全統計，五、六專區各縣參加紡織的婦女，即有四四、五三七人，紡花織布三一六、五〇二斤，得工資五〇〇、九三六斤米，二二五、六九八元。僅以紡織工資數，即可解決八、一三〇人半年的生活費。在紡織過程中加強了婦女的組織工作，激起了婦女的生產熱情，從政治上經濟上大大的提高了婦女的地位，且在紡織熱潮中，湧現出不少勞動英雄，有一人每天紡一斤花的光榮紀錄，這一工作，不但達到了自救的目的，並爲將來的紡織手工業打下了基礎。復次，組織災民參加修灘、開渠和磨麵等事業。修渠多採取以工代賑的方式，修灘和磨麵多採取扶助災民自己經營的方式。太行區共撥水利貸款二、三五〇、〇〇〇元，貸糧二〇〇、〇〇〇斤米，大多用之於開渠。從以上成績中可以看出，我們救災的正確方向，只有組織災民參加生產，救災和生產在實際工作的每一步驟上結合起來，才能得到更大的效果。（二）糧食調劑工作，也是救災工作的重要任務之一，據不完全統計，從去年十一月至今年六月，工商部門共在五、六專區調劑糧食九五、七九〇、七石，雜麵一八、〇〇〇斤，共缺糧十萬石左右，這個數目大部解決了災區的糧食供給問題。（三）社會互濟方面，首先是募捐與節約，邊府號召的一把米一升糠運動，在非災區普遍展開。各機關部隊節約、社會人士募捐、大小劇團公演等等成績都好。至於各地區自己舉辦的募捐節約，數目至鉅，僅就以上各項能夠統計出來的，計募捐節約共得一、二六一、七八八斤米。其次互助借糧，這個羣衆性的互濟運動，是在春耕開始後各地才有計劃進行的。在借糧的原則、手續和利率方面，邊府及救災委員會都曾有明令規定和具體辦法。據各地報告，磁武共借二一二、七四一斤，林縣六七、六六二斤，涉縣二三六、八八六斤。在方式上一般的掌握了團結互助的原則，以磁武爲最好。復次，建設義倉和合作社，在許多地方已收到不少成效。平順義倉積穀四九六、〇一五斤，可供一五、〇〇〇人三個月渡災之用。各地過去已有的合作社，多在運銷和消費方面發展。未能以更大力量向生產業務方面努力。今後要努力克服這一偏向。（四）關於賑濟糧和救濟物品的發放，這是一個細密的組織工作，原則上是要確保賑貸物品真正到達災民手中，並使之用於生產，不要坐吃山空。在執行的過程中，也曾發生過平均主義（不分輕重，災民一律看待，和救濟太寬的偏向，但均已及時克服）。政府並曾嚴格指出個別幹部的自私心理，是影響救災之合理化的。這個偏向也很快克服了。（五）敵佔區游擊區的救災工作，我們的方針是除一般的把它當成社會事業進行外，主要是組織災民，向敵作鬥爭。我們對敵佔區游擊區逃來根據地的災民，進行了適當的安置，並有計劃的發放了一部份賑濟糧款和春耕貸款，組織游擊區羣衆的打井修灘和春耕工作，我們還在敵佔區游擊區組織了羣衆的社會互濟，發起『中國人大團結』，『中國人救中國人』的募捐運動。在另一方面，組織災民向敵人開展反『勒索』反『置食』鬥爭。（六）我們安置了外來災民及資送他們回家春耕，據不完全統計，一月份內本區外來災民已達二萬以上，我們沿途設立招待站，並分令各縣進行安置，施行賑濟。今春落雨後，曾以很大力量組織災民還鄉春耕，除政府發糧三百石，款三萬元，作爲資金外，各地自行募捐者爲數甚大，沿途歡送慶爲幫助，受我資助還鄉者達一萬人。災民感激異常說：『根據地是真正的好世界』。

「戰爭與工人階級」社論：
紅軍已轉入攻勢　盟軍必須履行義務

【新華社莫斯科九月一日專電】『戰爭與工人階級』雜誌第七期之社論『轉入攻勢』稱：『紅軍卓越的完成着他們的任務。爲了避免戰爭的延長，盟國軍隊在西方也必須毫不遲延的實行他們的任務與義務。』著名軍事觀察家米海耶，加拉克蒂與諾夫少校評論漢遜．白勞溫在紐約時報上所說的話。白氏說：在歐洲不但有第二戰場，甚至有第三戰場，而蘇聯戰綫之所以能堅持，也就是因爲有了這些戰場。加少校以事實駁斥這個概念，並指出結論說：只有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反希特勒聯盟才能戰勝德國法西斯主義。蘇聯職工會書記M．法林在該雜誌上發表蘇聯代表團及英國代表團關於英國總工會代表大會致英蘇職工會委員會的提案全文，以便作爲該委員會當前任務問題之聯合決議案。此外該雜誌登有亞西塞所著『芬蘭』一書之第一章，土耳其關於意大利事件之中立的文章，以及關於佔領區盟國軍事政府之各報之評論。

蘇北台北阜東兩縣
澈底實行減租交租
百分之九十租佃關係均獲調整

【新華社蘇北十八日電】上月廿九日，台北縣參召開全縣夏收總結會議，據報稱：在減租運動中，已減租之佃戶有三、一六五戶（佔全縣佃戶總數百分之八十五），減租糧達二八二担（堤東墾區除外）。

【新華社蘇北十八日電】阜東七區新莊汨河兩鄉，去年夏秋兩季均未能澈底做到四六分租，此次鄉政府與農救會決定執行政府法令，澈底完成減租交租，有幾個地主自動退租，於是造成退租熱潮，幾天工夫竟退出地租法幣十八萬元之多。五區得對鄉今年退租很澈底，按四六分退計共退出一千三百十二斗四升二合，有些小業主雖生活較困難，亦自動要求按四五、五五退出三百斗。該鄉計有業主卅七家，均皆完全退出，受益者計有一百六十家佃戶。其中有一家地主不明大義，威脅三家佃戶替其搶帶耕種卅畝，後被鄰里察覺，全鄉主佃成向其鬥爭，要他承認錯誤，後來這人向大家承認錯誤，退回多收之地租。

【新華社晉西北十八日電】秋收將到，爲了貫澈執行減租交租法令，晉西抗聯根據過去減租交租工作中的經驗，近向各級抗聯發出指示，要求在今年的減租交租的工作中：第一，要以『集中力量，突破中心，影響全面』的辦法，首先抓緊中心地區，有計劃的發動和組織羣衆進行。在中心地點工作相當開展後，再分出部份力量，推行於次要地區。至於減租較貫澈的地區，主要是進行檢查糾正。對彩種地的減租，一定要認真澈底的去做。第二，繼續轉變工作作風的精神，具體深入的了解情況，根據佃戶生活及租佃關係的具體了解，以具體事實抓緊時機教育羣衆，發動羣衆用羣衆自己的力量貫澈減租。第三，工作方式應根據不同對象情況，靈活運用，由農會領導進行。第四，基本上應是由下而上的發動羣衆，但應取得各級政府的配合。教育幹部，統一認識，正確的執行法令。在此指示中，又指出由於各地土地供求不同，土地質量與產量不同，以及租佃關係種種複雜情況，應在維護羣衆利益與照顧地主利益的原則下，靈活執行減租交租法令。減租後，教育農民自動交租。須注意：一、根據本縣川地水地等不同的情況，根據過去幾種不同土地的一般租率，按二五減租後降低的程度，確定幾種不同土地最高交租率，要執行減租交租的一般標準。二、彩種地減租，對投資的彩種，應本獎勵投資的精神，按法令規定進行。但如地主爲逃避減租名義上爲彩種，而實際不投資者，應以一般租種地平常所規定的租額 [illegible] 外則在減租後依法換約（至少三年），租額一般以今年減租後的交租額定爲今後最高租額 [illegible] 堅決按荒地五年不交租的規定執行 [illegible] 荒地較多地區 [illegible] 進行步驟及領導問題，亦有詳細的指示。

大後方輿論
反對以民主的空名　掩蓋法西斯獨裁

【本報訊】中國青年黨機關報新中國日報於八月二日揭載題爲『實現民主的先決問題』的社論稱：『依於世界各方事態之發展，及中國所已發生或正在醞釀中之若干不愉快的事實，中國的政治必須以民主爲歸趨，並且從今天起，即須毫不猶豫毫無曠廢的走上民主大道』。然而，『我們却是深深地知道，要在今天的中國實現民主』，其『人事之複雜與阻礙之重重，則必較當季或只有過之，而斷無不及』。若干年以來，『實已飽嘗不民主與無憲法的痛苦』底人們，今日所要的『乃民主的實質，而決非民主的空名；乃真正憲政的軌範，決非一紙無從兌現的憲法』。目前國民黨當局似乎也看到了全國民意之不可違，且屢受盟邦的嚴厲批評，最近也在裏那空喊『促進憲政實施』，『於戰爭結束後一年內召集國民大會』了（見國民黨十一中全會決議案）。但這種『憲政』究竟是怎樣一種『憲政』呢？它將怎樣『實施』呢？該文作者繼續說：『目前一切實施憲政的先決問題多待解決，竊恐議論未定，即已阻礙橫生』。這就是國民黨反動派一手造成的黑暗政治：『闒茸僨事之官吏，架床疊屋之機關，層出不窮之政令，淆亂事實之情報，此疆彼界之猜疑，既苛且擾之措施，混水摸魚之行爲』，其推演所至，『幾已近於無總不從，寡廉鮮恥，盜匪橫行，貪污遍地』。在這諸種不僅『不予以相當遏止，並且在加強擴大』的『一切反民主反憲政的事象』下，『所謂實施憲政云云者，或將不只是炊沙求飯，甚至有類於求前反却』。福建大成日報，民主報聯合版七月一日社論也說道：北伐以前，中國所以變成軍閥的世界，原因是『民主勢力過於薄弱』。抗戰以後，大後方的『邪氣』，竟『大見抬頭』。『漢奸、叛徒、貪污、奸商的活動，佔了社會動態的大半幅』，尤其是『近一二年來的吏治情形，頗有些與當年軍閥的起倒彷彿』。貪官汚吏們，『在台一天，錢不怕多；下台之後，亦够享樂。懲治貪污雖有專律，但官大一點，就不適用！所以今日的貪污下台與當年的軍閥下野，幾已弄到發先爭睜的地步』。今天對於『內部病菌的肅清』，『這比之爭取外援是更爲重要的』（東南日報七月十日社論）。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反共，反人民的勾當，愈演愈烈，說要實行『民主』，豈非夢囈虛構?!現在中國人民已有長期的政治鬥爭經驗，他們是欺騙不住的，他們能夠揭穿在民主外衣下企圖掩蓋法西斯獨裁的任何詭計。全國各階層人民，各抗日黨派，國民黨內的真正愛國人士，將團結一致，反對以民主空名實行欺騙，爲獲得民主政治的實質而奮鬥。

延縣莊稼豐稔
農家熱烈準備秋收
馬丕恩今年可餘糧十二石

【本報特訊】延安縣農家現正磨鐮修倉，積極準備迎接今年最後的一季豐收。自春季以來，由於各級黨政領導得力，農民按時下種，勤耕勤鋤，加以雨水豐足，氣候適當，故延縣一帶的秋莊稼特別繁茂。記者日前特赴柳林區一、二、三、四各鄉調查，邊區勞動英雄吳滿有、馬丕恩及一般有經驗的農民，均笑容滿面，連連稱讚：『感謝黨政領導多開荒，今年又是一個大豐年！』他們以無比愉快的心情談稱，目前的秋莊稼若與去年相比，收穫量幾全超出去年甚多。今以吳家棗園附近爲例，去年該地糜子每垧約收四斗，而今年新開荒地可收七斗至八斗，即熟地每垧亦可收穫六斗至七斗（均爲大斗）。穀子去年每垧收穫量爲五斗，而今年新開荒地收穫可達八斗，熟地可達六斗。去年玉米每垧收穫約在五斗至六斗間，今年每垧可收七斗至八斗。蕎子去年每垧三斗，今年每垧可達五斗。洋芋去年每垧約收三百斤，而今年每垧可收五百斤。此外，如蕎麥、豆類、花蘇等，其收穫量亦可超過去年。從上述材料可以看出，新開荒地對於今年秋收貢獻尤大。而今年農家生產在精密的組織領導下，各村新開荒地甚多，如柳林區吳家棗園一村二十三戶居民中，今春即新增荒地一百三十餘垧，此一百三十垧地如果全部豐登，則今年僅新開荒地一項即增加糧食一百餘石。這一個擁有龐大數字的收入，使親獲其利的農民們自然喜出望外，領首計議明年當更大的擴大生產規模。故由此觀之，全年的豐收不特使各個農家更進一步的達到豐衣足食的目的，且對明年的開荒情緒鼓勵極大。現在柳林區田野裏，已遍地金黃，玉米多已成熟，糜子部份亦已開始動鐮，今後如能連日天晴，本月底家家將可普遍進行秋收。

又訊，中秋節夜間，延縣各地秋雨普降，農民稱爲種麥喜雨，柳林區雨水入土二寸，次日天晴，農家均紛紛趕種冬麥。

【本報訊】移民勞動英雄馬丕恩、馬杏兒，今年生產成績卓著。他們父女二人今年用一條牛種熟地六十五垧（普通農民一犋牛僅可種五十垧熟地），開荒八垧；現在穀糜皆已鋤過兩遍，雜糧已鋤過三遍。記者親赴其耕地視察，穀穗已長到一尺五，結實異常豐滿。據估計：除秋麥外，此等田地至少可打五十小石粗糧，收菜蔬一萬斤，因馬氏父女是給公家『安毬子』，以四五（公）五五（私）分糧計算，他們可得二十七石半粗糧，六千斤菜。在他們影響之下，今年莊裏農民對生產都十分積極。每日清晨農民們都互相吆喝着：『你看，上頭的勞動英雄都上山了，快起身吧！』高家婆姨以前是全不勤謹的，現在也挑水送飯了。邊區政府南農場安毬子的張鴻義說，他今年要和馬丕恩打一樣多的糧食。在農場的毬子說，他們要創造第一個馬丕恩。由於馬杏兒在羣衆中印象的良好，她已被推爲莊裏的紡紗組長。天陰下雨，不能上山勞作，她就在家裏紡線，並推動整個婦紡小組。移來延安只兩年，馬氏父女全家走上豐衣足食的佳境。去年他們爲了減少借糧，還攙點糠吃；今年則每日三頓乾飯，逢年遇節還吃肉，去年糧食尚餘三石。現在他們已喂了四隻猪。以前，他們穿衣無着，今春他們買了兩萬多元的布疋，全家都換了新單衣，新棉襖。此外，他們計劃在秋後打兩孔窰，買一頭毛驢，每個人都要補充被褥。據他說：今年尚可餘糧十二三石，留作明年吃用。

吳堡合作社半年中
供給婦紡棉花八十萬元
李全時被獎爲模範主任

【本報綏德訊】吳堡縣府於八月二十七號召開合作社主任聯席會議，總結半年來的工作。據此次會議的總結報告，半年來該縣人民合作社發展很大，各社原有資金七萬餘元，今年新增加了六十七萬八千多元，並淨獲紅利五十二萬五千餘元，其所以能如此迅速的發展，主要是業務方針的正確，眞正做到了供給羣衆必需品和幫助羣衆發展生產。如今春各社協同公營商店收買了一百七十餘萬元的蠶繭，把繭價由每斤二百元提高到二百八十元至三百元，因而提高了老百姓的喂蠶情緒；又如發展婦紡，半年來即推銷八十餘萬元的棉花，解決了婦女們無花可紡的困難；在供應羣衆以必需品方面，半年來銷貨總值達三百六十餘萬元，比一般市價總計便宜了二十多萬元，使合作社在羣衆中的威信日漸增高，農民、小商人都紛紛自動要求入股。至於今後的工作與發展方向，決議爲發展紡織業和調劑金融。在大會上，大家都檢討了過去在執行金融政策上還有自由主義的現象存在，今後要按照政府的指示，貫澈這一政策。並對個別合作社亂除賬，亂借錢的現象，作了嚴厲的批評。在這次會議上，李家溝人民合作社主任李全時同志，被獎爲模範主任，他在工作中的一個特點是能夠遵守政府的指示，而且很好的完成政府的指示。如此次國民黨反動派企圖大舉進攻邊區的時候，在特務漢奸造謠搗亂下，李家溝個別私商會拒用邊幣，抬高物價，而李全時同志卻能堅持黨的政策，門市交易一律使用邊幣，並以低價大量出售各種貨物，穩定了金融。李全時同志爲人清廉，大公無私，在工作中數年如一日，他離家很近，但卻很少回家。他很勤勞，每當炭船從黃河的東岸流來時，他下水親手搬炭，他會這樣說：『我們合作社的人，是給老百姓做事的。』

李家溝羣衆合作社
是怎樣發展起來的

李全時講　王軍記

吳堡合作社開始創辦，還是在民國二十五年的時候，那時政權是被反動派份子何紹南把持着的，他爲了欺騙拉攏工人，首先在宋家川成立了水手合作社，他將一百多個水手工人，拿出兩千元來作本錢，利用一個商人李布蘭做了主任，當時說本錢將來是他的，紅利工人們分，就這樣他們强迫工人到合作社去買貨。貨價越提越高。可是實上兩三年從來沒有給工人分過一個銅板的紅利，全部資本和利潤，全裝進何紹南的口袋裏了。

二十九年何紹南逃跑了，合作社從這時起，才眞正變成工人羣衆的，由工人們選出自己的代表來管理自己的合作社，在第一次代表會議上，決定擴大兩個分社——李家溝分社和裴家分社。以後，我就担任了李家溝分社的主任。一開始時，本錢才二百多元，賣些烟、酒、石炭、洋火等。我們決定擴大股金，每股三角，最高可投資十元，大家都認爲投資多了，怕發展了資本主義，結果一年中才擴充了五百多元股金，因之本錢欠缺，仍成爲我們工作中的主要困難，所以那一年紅利未分，把紅利又變成股金。第二年我們再來擴大股金，但很多老百姓都不願入股了，他們說：『入股對我們有啥利呢！』於是我們和行政上配合起來，用攤派動員的方式擴充股金，結果用了很大的力氣，五個月才擴充到一千餘元，以後我們檢討了這些方式，認爲限制股金和攤派集股，都是不對的，而且由於採取攤派辦法，引起了羣衆對合作社的懷疑和不相信，有些人把入股簡直當成了負担。因之我們在去年停止了集股，並連着二年都給社員們分了紅利，三十年一元股金分了五角紅利。三十一年一元股金分了二元五角紅利，這樣打破了他們過去的懷疑，社員們開始感覺到合作社對他們的好處，並不是什麼負担。

今年春，縣上開合作社主任聯席會議，我參加了那次會後，才曉得自己對合作社的認識上還有毛病，沒有眞正了解到合作社的任務在於供給老百姓必需品和幫助老百姓生產，因此只在賬上打了算盤，不大顧及老百姓的利益，甚至有時不顧及老百姓府的法令，在執行金融政策上犯了自由主義的錯誤，結果錢也沒有賺下多少，合作社的任務還沒有完成，所以我們今年就努力克服這些弱點。在幫助羣衆發展生產和供給羣衆必需品的原則下，半年來，我們一共售了五十二萬七千七百元的石炭、八萬五千元的鹹油、三萬一千一百元的食鹽、四千九百元的洋火、五千六百元的鹹菜、這些貨物的出賣，價錢都低於一般私商。我們各種貨物的紅利，只佔原價的百分之十至十五，而私商卻要佔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同時，我們對社員、抗工屬、勞動英雄買貨時，都按九五折。總計在這半年，銷貨總值約十七萬零二百五十七元，比一般市價便宜了七萬五千二百元。

在幫助羣衆生產方面，推銷了十五萬八千元的棉花，部份的解決了婦女們無花可紡的困難，收買了二十二萬八千六百元的蠶絲，把絲價由每斤二百元提高到二百九十元，刺激了婦女們喂蠶的熱忱。此外，還收買了十萬零三千六百元的土紗和桑皮，向外推銷，這些對老百姓的生產，都起了很大的幫助作用。

在執行金融政策上，推行邊幣與穩定了物價，李家溝因靠近山西，奸商便於活動，使貨賣交易上，幾乎成了銀洋和法幣的市場，當我們接到上級禁用銀洋和維護邊幣的命令後，一切門市交易便都使用邊幣。今夏國民黨反動派進攻邊區的消息傳出後，暗藏的破壞份子造謠搗亂，奸商乘機活動，企圖使邊幣跌價，物價一時高漲，炭每百斤漲至五百元，而我們仍賣四百二十元，棉花每斤漲至四百五十元，而我們仍賣三百六十元，這在調劑金融與穩定物價上，起了不小的作用。

在擴充股金方面，我們採用了『自由入股，自由出股』，以實物代股金，包公糧、包代金等辦法，得到了羣衆很大的歡迎，而且由於這些辦法的採用，和業務方針的轉變，合作社在羣衆中大大的提高了威信，當擴充股金的號召一提出後，羣衆便蜂擁而來，自動入股，而且多是萬二八千的投資，這樣我們原計劃招收五萬元的股金，結果竟擴充了十三萬二千六百元，同時在各項實物的交易中，還淨獲紅利十九萬一千五百元。

這半年來，我們的南區合作社比較起來，自然是很小的，但從歷史上看起來，很大進了一步。是發展了。當然我們還存在着缺點，如幹部認識不夠、經驗少，以及對羣衆生產與必需品的供應和幫助，還很不上羣衆的要求等，都尚待今後去努力克服，但我們現在已在困難中開始摸索出一條正確的道路——就是與羣衆密切聯系，便利人民，而又有利於合作社的發展。

安塞六區某村全年運鹽
可獲利廿萬元
六戶人家組織長腳牲口十一頭

【本報安塞訊】六區一鄉一行政村由六戶人家組織起來的長腳牲口十一頭，全年運鹽能賺二十萬七千元。這一頭長腳是怎樣組織起來的：自衛軍連長張炳彥在今年發動羣衆運鹽時，積極宣傳運鹽的好處，提倡家家戶戶運鹽合作相互幫助的辦法。他首先將自己的兩頭驢與張惠存的兩頭驢合夥交給張惠存趕，他每月幫助張家工錢七百元。在三月的部會上提出組織運鹽工作時，他就保證一行政村六戶人家十一頭好驢可以組成長腳。會後他和馮存旺兩人把本莊能馱鹽的牲口的人家召集在一起商談，解釋運鹽賺錢的道理，保證每頭驢能賺二千多元。這樣馮姓四家都同意了，馮存虎的兩個驢與馮存旺一塊趕四頭，馮存雨的一個驢和馮三合夥一塊趕三頭，連張炳彥和張惠存的四頭驢，一共有十一頭驢可以長期運鹽。四月二十一日出發至五月十八日走張家畔運鹽二次，每馱除成本外能賺兩千多元，共二十二馱賺四萬五千多元。六月至八月從鹽池運回二次，二十二馱除成本外賺七萬九千多元。這三個月中，共獲淨利十二萬四千元。他們並計劃收場後還去鹽池馱一次，估計可獲利四萬八千元。十月到十二月至張家畔運三次，可賺三萬五千元，總計全年可獲淨利二十萬七千元。這六戶人家今年公糧負担爲十一石約值七萬多元，因此運鹽所賺之錢，除繳公糧外，尚可買布十五疋，可解決冬衣一半。

秋收運鹽兼籌並顧
定邊六七區半數牲口出發
大部份勞動力變工收莊稼

【本報三邊十五日電】秋收忙碌，但運鹽工作仍未稍懈。定邊六、七兩區除長腳半長腳外，並動員大批家戶驢出發運鹽，計六區一百八十頭左右，七區一百六十六頭，約佔該兩區家戶驢之半數。目前秋收雖然緊張，但羣衆亦清楚知道，放青時出運鹽最有利（一驢一馱鹽換一疋布），所以只要勞動力調劑得好，是可以兩者兼顧的。此次六七兩區佈置這項工作時，即保證一個人趕四頭驢，並規定變工搭驢的辦法：『將一個驢還七個工』，發動全體婦女等半勞動力參加秋收。春耕夏耘中之變工隊，均已恢復，現正在田間緊張的工作着。此外，該兩區還解決了羣衆運鹽沒有鞍帳和鹽本的困難，因之，一面秋收、一面運鹽的緊張工作，便同時開展起來。

【本報三邊十五日電】定邊七區四鄉發現模範運鹽腳戶二人（一）衛生榮，他自己趕着七頭驢子積極運鹽，半年來沒有在家休息過三天，今年已經運了七次，並幫助了好多半腳戶解決困難，如借鹽本、借鞍帳等，和他結伴的腳戶廿多隻驢子一路進店，都由他整理鞍架，照料牲口，所以沒有一個驢壓爛了脊梁。他從邊區買回許多棉花布疋及其他日用品等，鄰居鄉友有沒有現錢都可以買，因此深得羣衆信任。（二）侯成義的運鹽隊從事運鹽，發展很快，去年只他趕二隻驢，現在已增加到四隻了。馱的次數也很多。這兩個模範腳戶，目前該鄉政府當衆獎勵了他們。羣衆紛紛說：『運鹽給自己賺錢，公家還獎勵，這樣好的事誰不幹呀。』因而大大提高了該鄉羣衆的運鹽情緒。

【本報三邊十五日電】定邊四鄉組織合作運輸隊，現已勝利完成。據云，四鄉長腳僅有七戶，一般羣衆均缺乏趕腳經驗，且母驢多，騾驢少，多不能馱，故組織合作運輸隊從事運鹽，羣衆均熱烈擁護。頭一天開始佈置，第二天便有了七隻驢子，一匹馬和一個騾子，以後又加入兩隻驢子。現共十一個牲口。他們有以驢入股的，有以錢入股的，有以鞍帳、鐵鍋口袋刀子入股的，共計約值五十二萬元。選某村某陳志芳爲隊長，並準備吸收那七個有經驗的長腳戶參加指導。他們計劃今年不分紅利，以所賺之錢擴大牲口發展運輸。

美艦隊襲擊吉爾貝特羣島

【合衆社珍珠港十九日電】尼米茲之公報稱：我作戰艦隊於十七、十八兩日進攻吉爾貝特羣島中之塔拉瓦及該羣島西方之納奧魯島，然而，公報並未敘述此行動之詳情。據稱，在戰艦隊之航空母艦曾以俯衝轟炸機與魚雷機予此等島嶼以竟日之猛烈轟炸。同樣的，九月一日予馬爾克斯的空襲也被認爲具有重大意義的。公報稱：在九月十七日夜與十八日晝間所實行之行動，顯示航空母艦上之飛機竟夜執行轟炸之任務。此種被認爲冒險的行動係爲對日本的納奧魯（在吉爾貝特島以西）之可怕的突然的打擊。吉爾貝特羣島中之塔拉瓦乃重要之日軍根據地。而吉爾貝特羣島以西之弗斯法特與索爾斯前此均遭解放式機之轟炸。據稱：海軍部隊對日本强固據點塔拉瓦與納奧魯之襲擊，認爲具有足夠之規模。馬爾克斯最近曾四次遭襲擊。而日軍之由新幾內亞維拉、拉維拉逐出，顯示尼米茲的部隊已決心以不斷的進攻把日軍逐回特魯克。此顯示由作戰艦隊所廣泛進行的戰鬥已使日軍喪失其重要性。公報未指出軍艦轟擊該島等之詳情，整個行動或係飛機所爲。但抵抗可能發展，因爲日軍在此兩島上曾駐有零式飛機作防禦之用。由公報中推測海軍飛機空襲該兩島係始於拂曉前而幾乎繼續竟日。

新島雷區殘敵逃遁山中

【路透社西南太平洋盟軍總部十八日電】無力據守雷區之日方殘軍，今通過叢林逃至其北高達一萬四千呎之山間，但其滅亡幾已不可避免。盟軍現正窮追，山脈之各進口已爲盟軍所封阻。攻入雷區者爲降落於馬克漢河流域之空運部隊，彼等較自東路前進之其他澳洲部隊早到二小時。澳軍前鋒司令恰於雷區被佔之前，當發回信號，戲謂：『余因美第五航空隊之阻不得進入雷區』。澳軍進展甚速，當彼等進至雷區市鎮時，盟機尚在轟炸。進入市區之澳軍可見機場西被委棄之飛機，街道上有被棄之車輛。少數日俘正沿通達納扎布之道路解回後方。

【路透社西南太平洋盟軍總部十八日電】盟軍收復一九四二年三月以來之日方根據地雷區，爲在新幾內亞叢林沼澤地帶中作戰九閱月之最高山峯。盟軍今年一月開始進攻，全部戰役中盟方指揮及戰術遠較日方爲優，雷區之佔領，在戰略與戰術方面異常重要。

【合衆社西南太平洋盟軍總部十八日電】麥克阿瑟將軍謂：雷區之勝利爲敵人之一嚴重打擊，吾人現正向失土推進中。

撤丁島意軍驅逐德寇
薩勒諾盟軍開始反攻
意機多架投奔北非西島

【新華社延安十九日電】意境戰事焦點在那不勒斯東南廿五哩之薩勒諾區。克拉克中將指揮下之美第五軍，於獲得自海道運來而在薩勒諾東南卅哩處登陸之英第八軍增援後，不但已解救頗爲危急之背海陣地，且已於日昨開始反攻。薩勒諾前線第五軍之帶有地方性的猛攻現正進行中，此一攻勢爲泊於薩勒諾灣之盟國艦隊（包括法國艦隊）之砲火所支持，該處開闊之德軍陣地均在盟軍砲火轟擊之下。今日盟軍又推進四哩。柏林方面已宣佈該區德軍開始『擺脫運動』，撤至薩勒諾以北之陣地，企圖頑抗。然盟軍於昨日佔領那不勒斯西方之兩小島（伊斯嘉亞島及普洛西達島）後，已能控制那不勒斯灣，威脅該區德軍陣地之側翼。

據目前所知，意境盟軍兵力將近十四師，即薩勒諾區之美第五軍之六個師及其他增援部隊（內有英第八軍一部）四個師，沿吉拉布利亞省登陸北進之英第八軍三至四個師。而德寇方面，在意南部與盟軍作戰者有卡塞林指揮下之第十五、十六、廿六裝甲師、第廿九摩托化師及戈林師團，盟軍兵力佔壓倒的優勢，而且完全握有制海及制空權。合衆社記者報導，英第八軍與美第五軍前進時未遇一架德機襲擊，而盟機則往來轟炸德軍陣地。今日更襲擊羅馬附近敵機場，擊落軸心飛機一六三架。

據英官方通訊社記者昨日稱，分析自第五軍在薩勒諾登陸以來盟軍十一天的活動，可說明轟炸機如何勇敢地完成了戰術與戰略的任務。轟炸機平均每日飛行五百次（每次以一架計算）以上。牠們向主要的在戰鬥圈之內的十四個機場上舉行了二十八次空襲，鐵路中心被空襲二十三次，主要是與德方交通綫有關的各種目標遭空襲五十二次。轟炸機爲直接支持登陸部隊而舉行五十六次空襲，其中包括近四百噸的炸彈投於敵軍陣地。在對鐵路聯結點、橋樑及公路等目標的空襲中，盟軍轟炸機於十投近七千噸，此種成績即在盟機於意大利境內尚無一機場可用之前已告完成，轟炸活動之一切戰鬥機係從航空母艦或由遠程戰鬥機從北非起飛的。當本土機場入盟軍手中時，轟炸活動即更加經常，且空襲之重力亦特別增加，大小輕型轟炸機更爲活躍。很清楚的，目標愈是接近，則轟炸機所能飛行的次數也愈多，投之炸彈重量亦必愈大。

【路透社倫敦十九日電】阿爾及爾廣播：撤丁島德軍經意軍二師進攻後，已完全撤退至科西嘉島。

【路透社北非盟軍總部十八日電】意空軍人員駕駛各式飛機在北非及西西里機場降落，意教官一人駕薩伏亞機在西西里降落，機中滿載其學生。另一西西里機場中有一機降落，載有意空軍人員十二名。

【路透社北非盟軍總部十九日電】官方宣佈：巴多格里奧現在盟軍控制下之意國領土內。

【路透社倫敦十八日電】瑞士電台傳意王之女婿貝哥洛伯爵已抵瑞士。齊亞諾自意脫逃後，聞係前赴西班牙，格蘭弟已逃至里斯本，齊遂行蹤不明。

三國外長會議
議事日程在準備中
美駐蘇大使即將返國

【路透社倫敦十八日電】外交記者爲文稱：三國外長會議舉行之地點與時間尚未確定，三國外交部正準備該會之議事日程。

【路透社華盛頓十八日電】官方宣佈：美駐蘇大使斯丹德雷即將返美，與當局會商有關刻正與英蘇研究之問題。

【路透社華盛頓十四日電】羅斯福昨日於招待記者會上對於記者所提關於羅邱斯會議是否已有進展一項問題作肯定答覆，然不願作詳細之說明。

【路透社華盛頓十四日電】哈立曼今日聲稱：傳說他將銜特別使命赴蘇，在蘇繼史丹德雷海軍上將大使職之消息，毫無根據。他於與國務卿赫爾會談後斷言：『該消息毫無意義。』

【合衆社西佛吉尼亞州哈布斯費里十三日電】代表三十三聯合國之教育家六十人，定十四日在此間開會，討論和平計劃及戰後建設中之教育地位。該會係由國際教育會議之聯絡委員會所主持。

英礦工罷工

【路透社倫敦十五日電】諾丁漢州十四處礦場中工人一萬四千人今晨罷工，各礦場之生產已全部停頓。

【路透社倫敦十四日電】諾丁漢礦工罷工，抗議拘禁拒絕赴地下作工的十八歲青年一人，今日決定他們將繼續罷工，直至該青年釋放爲止。在北安勒姆，另一個拒絕赴地下作工的青年已給他七天的時間去決定是否接受命令，或者處三個月徒刑。附近地區有一千名礦工已決定如該青年被送入監獄則實行罷工。在加的福船塢工人中一日的罷工已於今日（星期二）結束。罷工後有三十六名拒絕作超額時間工作的工人已被停職。其中尚僅九人已聲明復工，並被允准恢復其工作。

邱吉爾返抵英倫
美海長諾克斯訪英

【路透社倫敦十九日電】邱吉爾已返抵英。唐寧街十號正式宣佈首相已返抵本國，同行者有其夫人及女公子瑪麗以及情報部大臣布拉肯。

【合衆社倫敦十七日電】美海長諾克斯今日抵倫敦。他之訪問倫敦，被認爲係即將到來的進攻西歐之有意義預兆。預料他將與英方高級海軍將官商討未來行動，特別是在歐洲西海岸之水陸登陸計劃。觀察家相信，當盟軍在歷史中最大的進攻中大舉登陸時，美海軍將首次在西歐海面上担負重大之任務。與諾克斯同來者有海軍部公共關係局局長勒爾德。洛維特上尉。

【路透社倫敦十七日電】諾克斯抵此之消息今日宣佈後，各方殊感驚異，諾氏此次來訪，事先嚴守祕密，開戰以來諾氏訪問倫敦此尚屬首次。他已預定與海相亞歷山大舉行若干次會議，自意國艦隊投降盟方，海軍戰略發生重大變化後，引起戰時海軍方面最大問題之一，即英美海軍如何分配於太平洋及歐洲方面。此項問題顯然將由兩國海軍首長在圓桌會議中予以解決。另一有趣之問題，即盟方是否利用意艦隊及如何利用。此間咸信新任東南亞洲盟軍總司令蒙巴頓特將參加即將開始之會談。諾氏素主英美合作，一九三七年曾訪問倫敦。

俄羅斯正教委員會
號召各國教友反對納粹

【塔斯社莫斯科十七日電】消息報今日發表俄羅斯正教委員會致蘇聯政府的賀電，該賀電原載於『莫斯科教區新聞』第一號上，全文如下：『在爲我們全國領袖、蘇維埃政府首腦斯大林對俄羅斯正教的需要和對我們生活方式所抱的同情態度深刻感動下，我們向政府表示忠誠的感謝和愉快的保證：在此同情的鼓勵下，我們將加倍完成我們在全國爭取祖國解放鬥爭之努力中的責任。』賀電由下列人簽字：莫斯科及科里姆主教塞爾基、列寧格勒主教阿列克西、基輔主教尼科萊等。

【路透社莫斯科十七日電】消息報今日公佈由蘇境十九個教堂簽字之呼籲，要求各地基督徒全力對希特勒作全球性之鬥爭，以保衛基督教之理想、基督教徒之自由及全人類之自由幸福與文化。

【路透社倫敦十五日電】今日下午宣佈抵莫斯科之英國約克大主教加爾貝特博士，曾不斷主張英蘇之更好諒解。彼曾謂：『兩國必須由文學上和大規模交互參觀以更好的互相了解』。今日坎特布利副主教約翰生於評論約克大主教訪問莫斯科時稱：此訪問特被歡迎爲英蘇諒解道上的新路碑。此爲英國教堂方面的得體措施以迎接根據蘇聯最近在全俄教區對公處行動上所見到的信教自由的新證明。『蘇聯之行動不過遵循過去廿年蘇聯之政策而已。此乃英明、正直而富於策略性之行爲——行動之本身是英明的，其富於策略性者乃因此種行動自各國反社會主義者手中奪去其很有效武器，該武器乃用以挑撥蘇聯人民及民主國人民。公開承認宗教，在宗教範圍內說與共產國際解散在政治範圍內有意義相等。後者消除了實際上無根據之恐懼。前者則向世人宣佈：蘇聯已無宗教虐待之事。二者乃蘇維埃政制之力量與穩固之證明。』

「九一八」十二週年紀念特刊(三)

抗戰以來敵寇誘降與國民黨反動派妥協投降活動的一筆總賬（續昨日第四版）

（七）僞寧政府成立後，德意勸和，敵曾企圖直接對蔣談判，盡撤南寧、龍州、欽縣的軍隊以誘降

六月　十九日，林逆柏生對重慶廣播稱：「我如今鄭重的說，蔣介石肯爲國家打算，停止戰爭，實現和平，我們不但可走開，並且可以死，願以死來換取國家的生存獨立，蔣介石沒有這覺悟與決心，那是我們不得不請他不再要阻撓，我們要挺身起來打破一切障礙，參加和平，請你們伸出和平的巨掌和我們攜手。」

七月　十六日，米內內閣辭職。十八日，英日簽定封鎖滇緬路協定，曾規定日本應於十月十八日以前三個月內，設法與中國成立全面和平。廿二日，近衛第二次內閣成立，加强德意外交。

日寇六拉

十月　廿四日，上海「每日新聞」發表，敵、德、意、法駐重慶大使建議中國政府與日本締結和平。同時中國駐美大使接到重政府之通知謂：鑒於中國政府之和平計劃，將停貸款予重慶之原議。廿六日，合衆社公露敵寇誘降陰謀稱：「權威人士今日透露松岡要求暫時停止日本與南京政權首領汪精衛之談判，當松岡將作最後一次企圖直接與蔣介石談判。」同日，上海合衆電：「德國現正從通日本政府向××方面建議，除華北外，願將其他日軍佔領區，及華中、華南若干個軍事根據地交回中國」，所謂「……放棄汪精衛政權，而以較寬大之和平條件餌蔣介石，如可能者，則要英國任調人，否則由德國任調人亦可。」

日寇一次撤退

廿八日，敵軍自南寧、龍州撤退誘降。同時並有敵人將自宜昌、九江，甚至自漢口、廣州撤退的假說。

十一月　一日，同盟社電稱：「久居香港之顧孟餘，於最近向蔣介石進言，勸其以汪蔣合作之方式收拾時局。」十七日，陳逆公博談全面和平。

日寇二撤

十三日，敵軍又自動退出欽縣。十八日，海通社發表和平談判內幕稱：「在過去數月中日本已向重慶政府提出若干和平建議，同時最近中國駐東京大使曾爲此目的在香港與日本代表取得接觸，中國大使曾親自將極寬厚之日本建議帶至重慶。」

日寇七拉

廿三日，合衆社揭露日寇要求談判和平稱：「上海方面盛傳日本又向重慶蔣介石政府提出建議舉行和平談判。該消息謂：日本要求在十二月一日以前接受其建議，不然則將正式承認日本所製造之南京汪精衛政府。」廿六日，合衆社又發露德國勸降：「據稱德駐重慶外交官（按即德代辦斯達瑪）正以壓力加諸中國領袖蔣介石，企圖使中國與日本妥協和平。」

汪逆六拉

廿七日，汪逆電蔣勸降謂：「余深望足下堅決的宣佈『中日議和』之主張，使全國人民努力協助政府實現『和平』及恢復治安之工作。」

日寇對蔣二打

三十日，敵政府公佈承認僞寧政府，及「日汪條約」。

日寇八拉

十二月　九日，敵外相松岡答記者談『全面和平』稱：「將來中日必能實現『全面和平』。南京政府尙未關閉與重慶和平之門戶。本問題將由南京政府任意決定之。」

（八）皖南事變中，國民黨配合敵軍圍攻新四軍，與事變後敵寇的誘降演說

一九四一

一月　四日，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向奉命北移的新四軍突然襲擊。十七日，國民政府軍委會竟正式發出通令，喪心病狂，誣陷新四軍爲「叛逆」。同日，同盟社從南京發出電訊略謂：「重慶政府敕令長江下游江南地區之共產軍，於十二月二十六日以前移往江北，第三戰區司令長官爲使共產軍早日移往江北，

日蔣一次合作反共

遂開始在東流附近圍攻新四軍。共產軍各軍隊，共產軍一部已於十日由荻港附近潰退江北。自十四日以來，**日軍各部亦攻擊宣城、金壇附近之新四軍，「國民政府」一綏靖部隊亦協助日軍作戰**」。十八日，中共中央發言人對皖南事變發表演說。二十日，中共中央軍委會發表命令與談話。

日寇三打九拉

廿一日，敵七十六屆議會敵首近衛發表演說稱：「……而中國尙未覺悟民族共和之大道，尙存在着一種勢力，它以抗戰作爲救國之事業。……帝國堅決消滅從事抗戰者。凡與我共鳴者，則欣然與共提攜。」同時松岡稱：「日前實已企圖促使蔣政權內部之分裂，……則已見劇烈……」廿六日，敵曾松岡在議會談「汪蔣合流」稱：「要求蔣介石之反省，即若要求蔣介石與「南京政府」合流，但此種工作未能成功，現在既已正式承認「南京政府」，使其成爲强有力之中央政府。但今後仍勸蔣介石與「南京政府」合流。」東條（當時陸相）稱：「欲使重慶政府反省，必須加以重大之壓力。如再加以壓力，或可鑄成蔣介石之想法。」卅日，松岡在衆院答辯談「汪蔣合流」稱：「日前現內閣促使蔣介石與汪精衛合流，在使蔣介石反省之主要目的，……合流，倘在此基礎上更進而與日本進行「全面和平」之談判。……當日本政府尙未正式承認汪政權之時，重慶政府要人與彼合流，進而與日本談判全面的「和平」問題。當時汪精衛並有此種精神，即爲顧全中日大局計，設彼有阻礙中日和平談判處，彼願出遊國外，以促成此中日間之絕大好事。又我政府亦曾有此明白之表示，即雖在我政府正式承認「汪政府」爲「中央政府」後，而我政府實並未放棄促使蔣介石反省而與「汪政府」合流之希望。」

汪逆顯意「出洋讓賢」

又，汪逆在此之前亦宣稱：「爲中國前途及全面和平之實現，如蔣先生肯南京，我願立即出洋讓賢。」

第一批將領投敵

二月　十八日，國民黨蘇魯戰區游擊縱隊總副指揮李長江率部投敵。該部高級將官隨李逆投敵者計有：蘇魯戰區游擊縱隊第一支隊司令丁聚堂，第二支隊司令顏秀五，第六支隊司令陳才福，第七支隊司令秦慶霖，第十支隊司令范悌。

第二批將領投敵

二月　江蘇保安第八旅旅長楊仲華率全部投敵。

日寇十拉

四月　十一日，近衛答記者稱：「爲積極育成汪政權，今後並不一定要絕對的排擊蔣政權，余倒想向使蔣汪合流之途實現全面的和平方向邁進。」

（九）美國解禁鋅、橡皮輸日後，「遠東慕尼黑」的新危險

五月　五日，美取消鋅、橡皮輸日及中國淪陷區的許可制度的命令。十日，荷印英美石油公司重訂對日石油協定。

美國調停中日戰爭

十八日，新華社莫斯科電訊揭露日美擬訂立協定，調停中日戰爭謂：「眞理報載東京消息稱：「美國最近由日本非官方之負責人士接到一締結日美協定之提議，提議中提出：美國干涉中日戰爭，日軍則先由中國內地撤退，美國承認日本在中國之支配地位，日本保證不向南洋發動戰爭，予日本以重要經濟讓步，尤其在南洋方面，同時或者由美國貸款予日」。」據訪員稱：「在談判此問題之前，華盛頓要求日本取消一九三八年一月不以蔣介石作爲談判對手之聲明及修改歷次所作關於不容第三國干涉中日戰事之宣言，闡明日本在遠東之經濟計劃」。（按：眞理報揭露上述日美妥協眞相後，日美雙方均不否認）十九日，松岡、格魯在東京會談。廿三日，重慶軍委會發言人稱：「上週寇軍全面發動總計達三十萬人之多，其結果不過如此，以此種方式而侈談解決「中國事件」，不但世界無相信之人，即敵寇亦自知其不可能也。」（這無異乎說，軍事進攻方式，是不能解決的。果然，同盟社接着就紛紛報告日各戰綫軍事當局均稱第一期作戰已結束，互爲唱和。）廿八日，羅斯福在特別新聞會議上說明：「目前美政府無意禁止石油漂往日本或更加緊限制石油之對日輸出。」

（十）德蘇戰爭爆發後，汪逆勸降與何應欽勾搭德代辦

汪逆七拉

六月　廿二日，德蘇戰爭爆發。廿四日，汪逆在東京廣播：「我國民政府同人不斷反省檢討自己之責任，努力增强自己的力量，同時對重慶方面亦未嘗忘却促使其早日參加和平之工作。過去、現在以至將來，均通過各種方面促使他們參加。對於促使全面和平早日實現，已作不斷之努力。今後仍將繼續努力。」（見東京日日新聞）

七月　廿日，汪逆向日本外務省記者團宣稱：「仍希望重慶政府轉向。」

何應欽勾結納粹

廿四日，新華社重慶電稱：「政府與德意絕交後，……大爲不快，……親日親德派筵宴，歡宴德代辦及海通社駐渝社長等多人。聞出面請客者有何應欽及親德派頭子某某等，……席間賓主各作何語，無人知道，惟據接近何應欽及親德派某氏稱：**何等認德必勝，英美蘇中四國必敗，日亦必勝，**對德絕交實屬錯誤。爲討好希特勒起見，設此歡宴，以爲將來復交親德地步，親德派方面人員更放出空氣，謂德國方面條件，爲德軍打至中央亞細亞時，担負修築一條鐵路通至甘肅、扶助中國實行法西斯制度，**以何應欽爲中國之貝當，以某公爲中國之達爾朗。**中國方面條件，即爲與英美絕交，廢止滇緬路修路協定，以人力物力供給德日兩國。惟全盤計劃有待於德勝蘇敗與日本攻蘇，故目前**須積極發動反共反蘇……**」

（十一）希特勒承認汪逆僞組織後，重慶市面竟有公開宣揚希特勒主義並鼓吹日本實無法可以戰勝者

九月　三十日，重慶六卷十期漢夫著『抗議公開宣揚希特勒主義』稱：「……希特勒開始反蘇戰爭，並承認汪逆後，市面上竟有以「大地政治」或「地緣政治」爲標榜爲號召而公然大肆宣傳者……」「這個被譽爲「一種經國大計之學」……被稱爲「世界政治之南針」的「大地政治」，究竟是什麼呢？讓我們先引那般鼓吹者的自白吧：「「此次歐洲大局發生絕大變動，德國左右攻擊，着着勝利；納粹卐字旗幾有到處拓展之勢。希特勒正欲決勝千里之外，戎幕中已延攬大地政治學者參預。民族對此科學津津樂道，而國民學校早已採爲必修之課本，柏林多年以前已有一種刊物專載此類文字，風行各地」（桐凡：創刊詞）「……我們的有名的「大地政治學者」××先生××先生，不是都會不斷的發表德強蘇弱法西斯德國必勝的「大地政治學」的謬論嗎？東北大學教授×××先生在關於德蘇戰爭答客問（桐凡：創刊號）裏不是也在那裏彈讚德國「致命」（！）攻蘇，說「德國攻蘇，可費力少而獲利多」嗎？不是在以德國的宣傳爲宣傳的說「蘇聯內部不安，共軍素質低劣」嗎？不是在以戈培爾的口氣說：「只須一將蘇聯第一綫軍隊六十個師爆滅，便「一切迎刃而解」嗎？……」「不止此也！「大地政治學者」們，既以參預希特勒的幕僚爲榮，自然也以做希特勒的盟友爲榮。請看：「大地政治學者」的刊物上，不加絲毫批評的，把德國地緣政治雜誌上關於遠東的中國抗戰的文章譯登了出來，……它大捧其日寇的艦隊，說這「殆爲世界上最精者」，說日寇「除內部崩潰外，其本國實無法可以攻擊之」。這還不算，這篇文章，對中國抗戰的勝利完全漠視，認爲並不重要，比如說，「吾人今不必以幼稚之『誰勝？』『誰負？』爲問，」「……則知勝負問題，絕不重要。」這已經是從對希特勒的幕僚的讚揚者的地位，到遠東讚揚日寇軍力，對中國勝利不加重視了！……」

（十二）陶希聖潛回重慶後，發表所謂「汪精衛的反蘇反共」的謬論

蔣介石容納密使陶希聖

陶希聖僞裝反汪，於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卅一日離滬赴港，公開宣稱脫離汪逆僞組織，一九四〇年一月廿日在港寄大公報發表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見前），並接着於同年二月十二日在大美晚報和同時期港滬其他各報發表「新中央政權」是什麼」，二月十九日著文分析「「新政權」延期的原因」，三月十日發表長江下游的日本經濟獨佔組織（兩文載於大美晚報三月十日及十一日），三月廿五日發表「日汪所謂「中央政治會議」」（大美晚報）作爲返回抗日陣營的政治資本後，不數月即潛回重慶從事策動投降的陰謀活動。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六日，竟在中央週刊發表「汪精衛的「反蘇反共」」一文爲汪逆作辯護，以誣衊蘇聯與中共的漢奸論調的宣傳，該文曾謂：「汪反蘇反共不是一成不變的……德蘇協定成立，日本調整日蘇關係發展，叫汪不要標榜「反共」……華北日軍企圖通過莫斯科以獲得日軍與中共互不侵犯諒解，…因此，汪僞反蘇反共主張，不能得到華北日軍同意！」

十二月　八日，日寇發動太平洋戰爭。

三，從太平洋戰爭爆發至敵酋谷萩的四大誘降

這一時期，由於太平洋戰爭爆發，英美已堅決對日作戰，「遠東慕尼黑」的危機告一結束，但因英美在遠東的暫時失利，尤其是滇緬路的被切斷，使重慶方面對日直接勾搭默契的傾向更爲發展，由於英美蘇進一步的團結，共同擊敗法西斯侵略者的形勢已成，這與國民黨反動派挑撥日蘇戰爭，及要求英美首先反攻日本，蔣介石坐享漁利，以國際援助進行反共內戰最後實現法西斯專制主義的方針不合，於是在整個戰略上，反對英美蘇同盟國的戰略計劃，並特勵日本北進，爲希特勒開闢一個夾擊蘇聯的第二條戰綫。在抗日問題上，則走到『看戰』『觀戰』，以集中全力於反共反人民反異己，但同時爲了獲取政治資本（如四大領袖的榮譽與地位），和騙取盟國的軍火，與麻痺國內外的視聽，卻又掛着聯合國四員之一的招牌，裝着抗戰與民主的帽子，以對聯合國進行投機。至於內政，在政治上以言民主，則排斥異己，抗日黨派無法存在；無論團體與個人，開會、說話、寫文章以至居住走路均無自由，包辦指定（對會議）與輪番審查（對文章）之不足，更佈置特務網重重監視（從集會、言論到居住走路），此種情形，尤以重慶爲甚。以言經濟，則官僚資本實行壟斷投機，不僅工農業破壞達於前所未聞之程度，即中小商業亦叫苦連天，無法生存。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爲了達成進一步的壟斷投機，在膨脹通貨，抬高物價，剝奪民食、剝削勞動之下，更實行種種具體辦法如專賣，限價……等等，以求超乎尋常之厚利。以言文化教育，則篡改歷史，廣泛宣傳法西斯文化，排斥一切進步思想，而代以一切敗壞民族氣節，及封建復古的奴才教育。以言吏治，則貪污腐化，强徵捐稅，毀法亂紀，假公濟私，至於捆綁壯丁，强拉民伕，陷害青年，斷喪人格，尤爲舉不勝舉。其結果，民怨沸騰，民變蠭起，各地災民以小孩充飢，死屍枕藉（其中以廣東河南爲最）更屬慘不忍聞。直至目前，國民黨反動派不僅絲毫無改悔之意，內戰危機與投降妥協危機反而更趨表面化，以致在日寇實行對華新政策進一步對重慶進行誘降之下，不顧共產黨及全國人民與蘇英美人士的嚴正批評，一意要實行法西斯獨裁與貫澈反共的方針，於是高級將領大批投敵了，命令走『曲綫』進行投降反共的文件到處發現了，連年企圖大規模閃擊邊區的空前內戰危機也發生了，作爲中國法西斯理論基礎的蔣介石與陶希聖合著的『中國之命運』也出版了，敵寇頻頻誘降也默不作聲了，這就是這一時期的特點。

（一）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重慶企圖對敵寇進行單獨媾和

一九四二年

國民黨公開宣稱要單獨媾和

一月　中央某要人受蔣介石命，對美記者發表談話稱，中國對日作戰犧牲大，如再不援助，中國便單獨媾和。（編者按：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最初蔣估計過高，以爲美國很快就可以把日本壓服下去，於是中國便可以組織大元帥府，進行投機，自己也就可以住在大元帥府裏自吹自擂，故對日德意宣戰。及至珍珠港失敗，消息傳出後，心灰意懶，於是大元帥府也不組織了，對日德意宣戰的郭泰祺亦被免去外長職務，甚至對廿六個聯合國的簽字都發生了動搖，勉强簽字後，覺得一無所得，便令某要人對美記者發表上述談話。）

日寇四打十一拉

廿九日，東條在議會宣稱：「今後帝國對重慶之方策，如其仍然繼續抗戰，則澈底粉碎之，同時熱烈期待其反省，促其完全拋棄對英美之依存性。」

三月前後，**桂林市突然出現一個日本浪人叫黑田的**，去見廣西省主席黃旭初，黃便打電話到重慶請示，**蔣回電叫暫時看管，祕密談判。**

第三批將領投敵

四月　廿三日，曾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山東省政府主席，投敵前任第三十九集團軍副總司令孫良誠，在魯南率第六十九軍暫三旅，特務旅全部投敵，隨孫逆投敵高級將領計有：新編六師師長王清瀚，暫編三十師師長趙雲祥，一八一師師長陳光然，新編第十三旅旅長黃貞泰，第三十九集團軍特務旅旅長郭峻峯，冀察戰區游擊第一縱隊司令丁樹本，第二縱隊司令夏維禮，警備處長孫玉田。

蔣命令部屬，勿來打敵，實行避戰

五月　中旬，敵人沿浙贛路之金華衢州進攻，**蔣介石命令該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避免戰鬥**，結果金華未淪陷前，衢縣便先失守了，致使敵人跟着沿浙贛綫大舉入侵，以至進抵贛東之撫州南城一帶。關於浙贛綫奉命避免戰鬥情形，從下面國民黨報紙的公開報導中亦可看出：

「當七月九日（敵人已進入贛東兩個月了——編者）我由贛東前綫橫峯縣到建陽，在第一招待所遇到倫敦每日快報特派員貝却迪和桂林大公報女記者楊剛，他們問我前綫的情形，我說的是老生常談：軍事頗樂觀，政治有待努力，……後來遇到「輝煌軍」的幕僚長孟珠川及步兵上校孫鼎宸，龍放之諸君，談到浙贛的戰局，他們的意見：數學上有一個已知數一個未知數，而目前的戰局（指七月中旬），正是一個未知數，倘在勝負未明的分野。勝歟？轉進數百里尙未反攻。敗歟？一切按照戰略執行，不獨戰力未損，而且達到了遲滯消耗，敵軍的目的。」「……敵閥爲了先發制人，首先以大量空軍出動轟炸浙贛沿綫，集結六個師團以上的兵力（其實只有兩個半師團），在畑俊六指揮下，先後由杭州南昌兩處發動攻勢，而以浙境爲主戰場，贛境爲支戰場。我們的戰略是避免與敵作正面的決戰，……當時似有「開放金蘭，保衛衢州」之論，後來因條件不夠，受了種種限制，……因此我們遂決定開放浙贛綫……」（江西民國日報三十一年九月十三日「浙贛戰局的透視」）

汪逆二打八拉

七月　六日，汪逆爲七七五週年發表談話：「在重慶方面，除少數頑固份子外，大多數皆景仰和平，我們和他們衷心合作，解除其壓制束縛之苦痛，使他們參加渴望的和平陣營。」同日，敵東鄉外相談話，强調滇緬路切斷後，重慶之困難，並言日本將『用各種手段使其屈服。』

十一日，敵陸軍省代言人稱：「雖然蔣介石似乎期望仍繼續戰鬥下去，然而在他的贊助者中，發生了分歧。其中某些贊助者認爲最好能根據近衛聲明的全文，與日本獲得諒解。」

日寇五打十二拉

九月　廿六日，東條在中央協力會議上談對華方針謂：「大東亞戰爭發生以來，中國沿岸完全被我制壓，以及我屢次進行的作戰與不斷的「討伐」，致使重慶政權之戰力日益低下。現在它還依靠英美之援助而繼續抗戰，吾人當積極採取政戰兩方面之手段。」

（二）日寇實行『對華新政策』與國民黨高級將領大批投敵

一九四三年

日寇「對華新政策」

一月　九日，敵汪締結「歸還租界及撤廢治外法權協定」，『對華新政策』開始，汪逆參戰，發表對華基本國策綱要：（一）日本期待兩國關係，以中日提攜根本精神實現劃期之發展，（二）深望中國獨立自主，及國民政府政治力之發揮爲基礎，使新中國能迅速建設，（三）決交還日本在華之租界，撤廢治外法權，（四）日本予中國以其他各種好意之援助，且參照今後新中日關係之發展，對舊有諸條約，亦加以考慮。

第四批將領投敵

十八日，新編第四師師長吳化文及副師長于懷安率全部投敵。山東保安司令部參謀長寧春霖同時亦隨吳化文投敵。

第五、第六、第七批將領投敵

二月　十二日，山東游擊第二縱隊司令厲文禮被俘投敵。廿五日，第一二八師師長王勁哉率全師七旅投敵，計有三八一旅旅長趙大時，三八二旅旅長任蘭圃，三八三旅旅長薛霖平，獨立第一旅旅長潘勝富，獨立第二旅旅長蘇景華，獨立第三旅旅長張海平，獨立第五旅旅長蘇振東及一二八師參謀長李德興。同月（日期不明）第三五一旅旅長吳澈泉，一一三師師長符子乾被俘投敵。

第八批將領投敵

三月　十三日，東條訪寧。在這一月裏，有第六戰區挺進軍總司令兼第二縱隊司令金亦吾率全部降敵。

汪逆九拉

十五日，汪逆爲東條訪寧對記者發表談話稱：「如果重慶方面民心向我，則問題已解決大半，他們對我們的和平運動，曾經半信半疑。如果他們知道我們的和平運動步步前進，中國能這樣達到獨立自主，他們即將衷心向我，此點我甚爲樂觀。」（按：『中國之命運』對抗日輕描淡寫，强調不平等條約廢除後中國已經獨立自主，與汪逆觀點如出一轍）

（三）「中國之命運」出版後，抗戰團結之危機表面化，同盟社讚揚該書『論述方向沒有錯誤』

蔣介石與密使陶希聖合作出「中國之命運」

蔣介石與曾經參加南京漢奸羣的汪派親日份子陶希聖合作的「中國之命運」，於本年三月中旬出版，照理，該書對當前抗戰問題應多所闡發，對國家民族應有所貢獻，不意一察內容，自首至尾逐句逐字，無處不是虐殺民族生命，斷送國家前途的有害言論，而成爲對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宣戰書。不僅如此，該書全部與日寇建設『東亞新秩序』的要求相一致，一字一句，均在替日本法西斯說話；日寇要蔣介石停戰，「中國之命運」對抗戰的具體辦法便無一字提及；日寇宣傳中日同文同種，中日滿共存共榮，該書便提倡所謂民族血統論、民族同化論；日寇要求工業日本、農業中國，該書便贊美中國的封建農業經濟；日德法西斯反對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該書也反對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作了希特勒、東條英機的應聲蟲；日寇要共同防共，該書便提出兩年內解決內政問題，進行反共，並謂這是命運的決定關頭；日寇及傀儡政權提倡復古守舊、尊孔、加强保甲，『中國之命運』也一樣一樣的主張恢復封建制度，照敵寇和僞政權所提倡的照抄一遍；日寇反英美蘇，該書便從國恥的由來，不平等條約影響之深刻化，到北伐與抗戰，一切論點，都是反對英美蘇的；日寇提出『對華新政策』，『歸還租界』『廢除治外法權』，實行所謂『取消對華的不平等條約』，『中國之命運』也認爲廢約後，便沒有對外問題，民族主義已經完結了。無怪乎同盟社讚揚此書，稱之爲『論述的方向沒有錯誤』。茲將同盟社評『中國之命運』原文摘錄一段於下：

同盟社東京七月十三日電稱：「……『中國之命運』一書，如果說其論述之方向，那是沒有錯誤的。但由日本人觀之，它只重複了已爲帝國聲明說盡了的大東亞新秩序論，迎合大亞細亞主義，抄襲汪精衛之和平建國論。此書之價值僅在於顯其的蔣介石自供了這些東西，以及自己將對其自己不吉的預言書公諸世界。最近由此事證明四億五千萬的民衆，對於「中國放棄「抗戰」之方針變到交手「觀戰」，「中國命運」有正確的判斷。當民衆知道「抗戰的英雄」是漢奸。而被稱爲漢奸的人物是「建國的偉人」，觀戰向那一方向發展，就可以明白了。」

（下接第四版）

抗戰以來敵寇誘降與國民黨反動派妥協投降活動的一筆總賬

（上接第三版）

（四）吳逆開先投敵後飛返重慶，敵渝兩方共同保護諱莫如深

四月　本月初，吳逆開先離滬，於五月七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安然飛返重慶，朱家驊、潘公展、洪蘭友、吳滄波、蕭同茲、杜月笙等百餘人均赴機場歡迎。三四日後，蔣介石親予接見。

吳開先帶回的秘密條件——第三次條件

『據陳果夫談：此次吳或有和平條件攜來』，事後得悉：『吳行前敵參謀小林少將曾爲之送別，强調日本對重慶遲早必化敵爲友，以期共同反共反蘇，今日准汪政權獨立及交還租界取消特權，都是希望蔣介石回來的準備，即華北亦可恢復戰前政委會之組織形式，且日本可强制德意法相繼實行。現在英美撤除不平等條約取消治外法權是空談，日本則是拿具體事實來昭示中國人。吳則允將此意向蔣介石忠實傳達。』吳逆開先係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一九三九年奉命留滬港一帶活動，四〇年三月十八日曾在港『解釋實施憲政問題，望嚴重警戒，慎勿爲人利用』。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吳尚留滬，上海租界爲敵侵佔後不久，吳逆即被捕投敵。此次返渝前，於『三月十八日至廿九日之間，僕僕寧滬道上』，不知所幹何事。四月初，奉敵命由上海坐飛機到廣州灣再轉重慶，於五月七日抵渝。下飛機時，卸下吳逆行李計有大箱子四口。中央社及中央週刊爲掩護吳逆回渝談判和平及進行第五縱隊活動起見，於吳逆離滬前後，曾多次爲吳逆辯護吹噓，中央週刊四卷三十七期說：『汪精衛派汪昌文問吳開先，除自殺外，倘願走第二條路否？吳答願做和尚』。寧夏日報去年七月三十日更稱：『吳已被敵送到杭州某寺受戒爲僧，但仍有僞警監視』，不料吳逆此次回渝不認其事。中央社的消息說：『迨三十一年三月十九日被敵僞綁架，百計誘脅，吳氏本革命信仰，堅貞報國，終不爲屈。』但是究竟怎樣『堅貞不屈』，卻沒有下文。而吳開先自己卻說他被捕後，丁默村曾去看他，敵人又要他見汪精衛，他也見了，汪還對他說，汪是與蔣演雙簧。汪逆與丁逆默村究竟說了什麼姑置不論，但是汪精衛、丁默村爲什麼一定要看他，日本人爲什麼又一定要他們相見呢？而且既然百計誘脅，終不爲屈，和尚一說又已破產，爲什麼也就算了呢？據陳果夫說：汪對吳是殺之無用，不如釋放。然而吳開先既是國民黨中組部副部長，蔣介石派往上海『奮鬥多年的堅貞革命家』，爲什麼殺之無用，輕易的就釋放了呢。至於日寇方面，七月十七日同盟社上海電訊，曾將延安民衆要求審判吳開先一節，改爲『要求重整抗戰陣容』，至今沒有提過吳開先的事，這對吳開先是敵渝兩方都要保護的重要幹部，又增加了一個有力的證據。

（五）敵寇派密使赴渝談判，以『日寇「撤兵」，中國反蘇反共』爲條件進行媾和

卡港會議以後，蔣介石對盟國戰略計劃，頗表不滿。此種情形，一直到今年羅邱九次會談，迄未稍變。（按：五次會談後至最近魁北克會議前，亦復如此。）日寇深悉此點，遂於今年二、三月展開和平攻勢；一方面派吳開先從南方回重慶（吳逆於四月初離滬首程），一方面在北方與

日寇第二個密使

戴笠的特務接洽，【註】並隨即引見日寇駐華北的總司令，後又赴南京見畑俊六的參謀長，到上海面晤日寇的海軍總司令，並在南京還會晤過重光葵。敵酋們一致要他向重慶勸獨，勸蔣介石與日本妥協，共建『亞洲和平』。敵海軍系希望南反英美，陸軍系希望北反蘇共，當時提出的初步條件是：一，若蔣接受，可撤退武漢廣州，便於蔣從武漢廣州派兵北上剿共；二，南京與沿海等地暫歸日本掌握；三，劃華北爲共同剿共區；四，至於汪的去留，很好解決。

日寇提出第四次議和條件

當條件提出時，正當東條訪寧（按：東條訪寧爲三月十三日），並隨後又訪滿洲，表示支持汪僞政權。因此，戴笠的特務問：支持汪僞政權是否與以上條件抵觸？他們回答：毫無影響。結果，該特務於吳逆開先首途返渝前後同時亦啣敵命祕密回渝。他們一個是復興，一個是CC，一個祕密奔走，一個公開斡旋。

漢奸特務紛紛返渝

不久，上海、平、津一帶的特務，也在日寇允許不洩露日本機密的條件下紛紛返渝。因此，重慶市上妥協空氣大盛。

「鄂西大捷」之內幕

正當此時，湘鄂西戰起，當戰事趨於激烈時，蔣介石把四二年春電黃旭初『暫時看管，祕密談判』的黑田浪人，接到重慶，而吳開先也湊巧於此時不見了一個時期（當時有傳說到成都『養病』的）。而戴笠的特務與日寇也約有通訊辦法。不久，黑田離渝沿江東下了，跟着日寇也撤兵了，於是重慶官方宣佈鄂西大捷，並吹噓與斯大林格勒大捷和北非的勝利具有同等的重要意義。

汪蔣特務機關之合流

【註】：按國民黨特務與汪逆特務是互相『統一』與『轉化』的，（一）汪記特務大頭子丁默村（曾爲汪特工總部主席）李士羣過去都是二陳手下的反共健將，彼等曾向復興表示係奉二陳命充當汪之幹部，二人與重慶方面黨政要人之來往既宏且廣。（二）曾任汪特工部副部長的章正範過去是潘公展的親信。（三）徐恩曾曾派赴青島工作之胡均鶴投汪後，在李士羣的調查統計部任處長，並負責蘇州清鄉區特工之責。（四）吳開先特工系統之徐采丞投汪後，現在港負責審查赴滬之工商人物。（五）戴系天津特工負責人，戴笠的大舅子王天木一九三九年九月投汪後，專任華北特工區區長。（六）戴系在港活動之王新衡於一九四二年投敵。（七）山西國民黨省委李猶龍在一九四一年中條山被俘投敵後，在太原幫助敵人積極反共，後仍回渝，最近國特中調局已任其爲陝西調統室主任。（八）吳開先（見前）。（九）國特晉冀魯豫邊區主任李郁才隨龐炳勛投敵，但同時又與徐恩曾保持聯系。（十）也做汪逆特務情報工作的周佛海，陳彬龢，與戴笠均有勾結。（十一）汪系特務之重要份子如汪曼雲，蔡洪田，張瀛曾，劉雲等均爲CC份子。汪曼雲原爲上海國民黨特別市黨部候補執委，投汪後爲蘇南清鄉委員會副祕書長，蔡洪田原爲上海國民黨特別市黨部書記長，投汪後爲僞上海特別市黨部主任委員，張瀛曾原爲上海特別市黨部調查室主任，汪後任書記長，劉雲原爲蘇州反省院長，投汪後任特工總部第四處（情報處）處長。

（六）降將如毛，降官如潮，緣在高級指揮機關密令於先，政府當局公開爲之辯護於後

敵僞號召軍隊投降

四月　十九日，鮑文樾發表『告重慶將士書』，略謂：『諸君之抗戰已經六年，諸君的忍耐與犧牲，已付之一炬。……中國如果沒有日本，則必受英美之壓迫。……我們必須決定是依靠抗戰以求死呢？還是參加和平以求生呢？……』

第九、第十批將領投敵

二十七四日，新編第五軍軍長孫殿英，蘇北游擊縱隊第二支隊司令張良才率部投敵。五月十三日，僞山西新民報社論『爭取民衆來歸』提出需要使民衆來歸的條件：（一）確立治安，（二）減低物價，（三）剿共日僞。末後並稱：『六年以來，重慶治下特有識之士，漸感前途暗淡，亦認識中日宜友不宜敵之眞義，於是惰與……漸增多，同時南京國民政府以和平號召，如此當然使渝方人民渴望王道天下之心愈切……』

第十一批將領投敵，戰區副司令長官投敵

十四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冀察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龐炳勳，與孫殿英聯名通電投敵叛國。龐孫所部隨龐孫兩逆投敵將領計有：第二十四集團軍參謀長趙星彩，一〇六師師長李震汾，冀察戰區挺進第四縱隊正副司令侯如墉，于光鼎，參謀長楊志希，新編第五軍副軍長楊汝賢（楊明清），參謀長馮養田，暫編第三師正副師長楊克友，王鎣慶，暫編第四師正副師長王廷瑛，王瑞亭。

龐孫曾受密令：反共第一抗日第二

在龐逆未投敵前，本年三四月間曾奉重慶與洛陽變更命令，準備一切，進攻八路軍。龐逆少將參謀長趙星彩說：『四月二十日以前，龐、孫的軍隊還在一意的進攻八路軍，並且認爲日軍已經出動，共同配合着進攻八路軍防地。』四十五師中校副官主任譚敬奇投敵後也供認：『二十四集團軍進駐晉豫省境，所奉的密令，就是反共第一，抗戰第二。』

國民黨爲龐逆大辯護

龐逆投敵後，國民黨中央社五月十八日電還在爲之辯護，稱：『軍委會發言人談，此次太行山之戰，……龐總司令炳勳，躬率少數特務部隊，與敵周旋，歷三日夜，不幸傷腿被俘，龐氏現時一再××，均爲敵寇所未能屈辱，矢忠矢勇，剛强堅貞。不意無恥敵寇，乃代捏種種談話，欺騙國人。在昨日敵寇廣播中，大吹大擂，洋洋千行，一若確有其事者……』而龐逆隨即以『晉冀魯豫剿共總司令』『和平救國軍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的頭銜，呈現於敵僞的陣營中，並將其殘部組成第二十七、第四十及新編第五等三個軍和三個直屬獨立旅，六月七日，中樞紀念週上何應欽報告軍事情形亦稱：『敵人宣傳我孫軍長魁元及龐總司令炳勳所部約七萬人投敵事，完全爲其欺騙民衆與其伙伴軸德意之虛僞宣傳，並在掩飾其在瓜島、阿圖島之敗績……』十七日，僞寧宣傳部長林逆柏生發表談話稱：『希望渝方全體將士，普體和平運動，及對英美宣戰之旨趣，從速改圖。……』十八日僞寧陸軍部長葉逆蓬發表歡迎龐逆演說，稱：『……我們決不能對不妥協主義的共產黨妥協……我們的主席決定了和平反共建國的國策，這實在是挽救中國的鐵案！對日和平的理由甚多，毋庸贅述，即單以反共而論，也必先行對日和平，惟先行對日和平，始能迅速反共，如欲迅速反共，必即行對日和平，……我們既歡迎龐更展將軍和他的麾下將士，我們更盼望渝方有識同處的將士，一齊復員，都站在和平反共大旗之下……』十九日，敵陸軍報導部長谷萩發表歡迎龐逆談話稱：『龐炳勳將軍脫離重慶，信賴友邦日本……此並非限於龐將軍一人，相信現下重慶政權下之軍隊，大半皆是若是之動搖現象……龐將軍合作後，相信必有繼之而起者，對彼等之義舉，我方必虛心坦懷而容納之。』

第十二批將領投敵

同月（日期待査）山東保安第五師師長齊子修，保安第八旅旅長邱吉勝被俘投敵。

第十三批將領投敵

六月六日，蘇魯戰區魯南第一一二師副師長兼第三三四旅旅長榮子恒率全部投敵。

（七）敵朝日新聞論重慶動向與周逆佛海的「七七」誘降聲明

東京朝日新聞七月二日關於大陸作戰之新階段敢稱：『……重慶現在完全呻吟於窮迫之深淵。……前駐英大使顧維鈞夫人曾於紐約稱：若此際美英不澈底援華的話，則重慶之對日武力抗戰不知將何

利用國民黨反動派依靠外力的錯誤思想，敵僞大肆誘降

時崩潰。果如斯，則美英將失去攻擊日本之重要立足點。又最近重慶當局，對駐紮地之美記者發出以威嚇之詞，拚命努力於强化援蔣之苦訴稱：『若不迅速援助重慶，盡力於太平洋作戰的話，則重慶或將陷於退出反軸心陣營亦未可知。基於軍火租借法，美國向反軸心國提供物資，而美國爲援助重慶而輸送之物資，只不過佔其提供各國之百分之一而已。……』』

周逆佛海亦於七月二日發表『七七』誘降聲明，略謂：『中國（按指僞寧）向英美宣戰以來，日華兩國關係日益緊密，汪主席闡明中國與日本同生共死之決心，抱着……以前中國人中間也有對日本不誠懷疑的人。但是，現實之事態，消除此種懷疑，使其絕對相信日本政府之誠意。在此重大之時機，日華兩國人民對於誠意與信賴，必須有正確之認識，……中國必須認識日本實踐其政策，完全是自動的，而且是出於好意與誠意，而不能誤認日本在政策上，不得不採取新政策。……日本亦必須認識此次採取的對華新政策，是樹立東亞永久和平之基礎，決不是欲將重慶拉入和平陣營之一種謀略。……吾人深信，日本實行對華新政策後，重慶失去了抗戰之名義與理由，抗戰行爲決不能長久的繼續下去。因此日本實行對華新政策，並將促進重慶停止抗戰；但是此事只是許多條件中的一個，決不是唯一的條件，欲實現日華全面和平，就必需克服各種困難，余特別率直的以此忠告日華兩國人民。』

（八）國民黨企圖發動內戰準備投降的嚴重危機，該黨戰區各地特務機關進行『曲線』辦法，通敵反共，證據確鑿。

國民黨反動派嗾使托匪頭子準備反共內戰輿論

六月　十二日，西安勞動營訓導處長復興社特務頭子漢奸托匪張滌非召開九個人十分鐘的會議，張滌非主席，宣佈利用共產國際解散機會，打擊中共，並提議打電報給毛澤東。張特務頭子當從衣袋內取出其預製之電文，內容首述第一次歐戰第二國際解散，第二次歐戰第三國際解散，證明馬列主義『破產』。次述第三國際解散爲加强盟國團結，中共應解散以加强中國的團結。到會者懾於特務作風，不敢說話。當由張滌非說道，此稿應即送有關各機關簽名，五天內不答覆者即爲默認。該會僞造民意，共開十分鐘，被邀者卅餘團體，但到會者只有九人，其中有秦風日報、華北新聞、工商日報，三青團讀者導報，圖書審查會各一人，此外有李翼燕、王季高、李耘等人，則均係CC特務頭子。十八日，第×戰區副司令長官胡宗南到洛川召開軍事會議之後，河防軍隊紛紛西調。（按：五月十一日國民黨第

大兵撤離河防準備夾擊邊區

九十軍五十三師已撤離河防，由韓城開抵洛川，五月十三日，第一軍一六七師亦撤離河防，由大荔到郃縣），廿八日第十六軍砲兵團第一營由郃陽抵耀縣。三十日，西安備有之衛戍部隊第五十七軍第八師抵同官。同日，河東游擊縱隊王裕民部撤河西，開抵大荔，縱裝北上。

七月　四日，朱總司令致電蔣介石呼籲團結避免內戰。六日，中央通訊社竟發表新聞稱：『西安各文化團體曾於第三國際解散後舉行座談會，討論國際局勢，並經決議聯名電延安毛澤東先生，促其自覺及時解散共黨組織，放棄邊區割據』，電文於當日發出。同日，國民黨第九十軍六一師撤離河防（並無部隊接替）開抵洛川東南苑台鎮，第九十軍二八師撤離河防由郃陽開抵洛川南之交口河橋子鎮，第八十軍直屬隊由耀縣開抵同官，第八十軍新編二七師由富平開邊區襲形南境莊里鎮口頭鎮之線，重砲第三團三營由河防陣地撤抵耀縣，第一軍直屬隊七八師由華縣開抵邠縣，所有新增部隊，均已全部換上盟國幫助中國抗戰的新武器。同日，十八集團軍後方留守處主任蕭勁光致電各將領呼籲團結反對內戰，七日，國民黨軍隊開始對邊區警備部隊第一次砲擊。九日，關中分區防軍已受胡軍砲擊，並有九路大舉進攻之訊，朱總司令又電蔣、胡請予制止。同日，延安民衆三萬餘人舉行抗戰六週年紀念大會，發出關於呼籲團結反對內戰的通電。

國民黨反動派企圖投敵反共的鐵證

國民黨反動派一方面企圖發動反共內戰以準備投降，同時爲了反共又與敵人進行勾結；『投降必要反共，反共必須投敵』這是國民黨反動派的政治路綫和行動方針，茲僅據新華社太行八月十二日電訊所報國民黨特務機關通敵反共的確鑿證據，解放日報八月十五日爲之披露略謂：『據所獲之國民黨內反動派文件，再度獲得國民黨特務機關在華北敵後一貫通敵反共的鐵證。他們處心積慮，要「逐大消滅與打擊」共產黨與八路軍，他們寧願做所謂投敵的「曲線」，以多方阻撓共產黨八路軍在敵後的抗戰。甚至連某些主持正義堅持團結抗戰之友軍，亦在他們分別『解決』之列。』以下即係文件之一部：第一，洛陽××致李旭東（師長——駐冀魯豫）一電，有謂：『爲保存太行區與後方聯絡，着令冀魯豫邊區各游擊部隊，應即發動游擊，協同動作，以便逐漸消滅與打敗奸僞（指八路軍），並防共西竄』。第二，李旭東、王國瑞（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高級參議）等，呈請××電內稱：『除奸至爲迫切，要務應分別輕重，首先從事剿共，如影響抗戰，萬不得已，則可略走曲線。』第三，王國瑞致李旭東函稱：『對將來之大事中，較有利之時機已至，望兄須放大膽去作。』函內並提示許多辦法，謂：『望速與殿公（係孫逆殿英）接洽，要求一個軍的名義，要將集結地點選定森險要之地，對共他不願歸我之小部武力，則應分別解決之。』

太行國民黨特務大肆放毒

新華社太行十三日電：國民黨特務份子，勾結日僞奸細，乘本區災荒嚴重，在各地製造種種謠言，破壞我生產抗戰力量，近更在各地散放毒藥，左（權）武（安）交界大羊角一帶，連日發現中毒事件多起，盤堌村日前有一家全家中毒，頭痛腹痛，狀如刀割，當場即死二人。其他經附近醫院救護，尚未完全脫險。被捕獲之放毒奸細供認，係國民黨特務份子所遣派，並受過敵人專門訓練。放毒花樣繁多，除水井水缸外，瓜菓菜蔬亦爲放毒目標。……

（九）八月份內敵寇三次公開誘降，國民黨當局默不作聲

八月：一日，合衆社倫敦急電：沽社北平電稱：東京日本大本營陸軍報導部長谷萩少將對廣報記者稱：倘中國同意停止抵抗，參加反英美之統一戰綫，則日軍將由中國撤退。倘重慶停止抵抗，中國將恢復和平，並獲得獨立，日本將以撤退日軍承認中國之獨立。十三日，同盟社東京電，外交雜誌世界週刊八月號，以『英美之英美觀』爲題，共中論及『實行對華新政策後重慶逐漸覺悟反省』稱：『日本實行對華新政策後，重慶逐漸自「抗戰」向「觀戰」轉移的極應注意的趨勢，這可以看做是重慶的一個深刻反省，亦可以看做是對美國的一種恫嚇。最近重慶有一種極應注意的趨勢，就是他們正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亞洲人」的立場上而深刻反省，還是在對華新政策實行後，才理解到日本的「民族解放政策」的一種趨勢。……在蔣介石近著的「中國之命運」的第八章中，曾稱『中國的命運是在全中國人的雙肩上』，連一句話，一個字亦未談到要依靠美國，或依靠英國』。十八日，敵陸軍報導部長谷萩少將再次發表誘降談話略謂：『英美完全不承認重慶在這一戰爭中的努力』，『重慶人被侮辱』，『重慶無物可得』，『重慶人士應重新認識今天的實際情形，無論任何時候，不要再受英美欺騙，切勿一錯再錯，應覺悟到目前是在英美的桎梏之下只有現在才眞正是參加解放大東亞戰爭的時候』。十九日，敵大東亞相青木到達南京，對『日華記者團披瀝對推進對華新政策之所見。』廿日，延安觀察家認爲：日寇誘降活動已達積極化之階段，國民黨的動向更值得注意，日寇誘降的猖獗，乃是由於國民黨對外抗戰不力、對內實行獨裁的結果。尤其是今年七月，國民黨反動派企圖製造大規模的內戰，日寇認爲有機可乘，誘降策略日益積極化。中國人民與蘇英美盟邦見此危機，不得不大聲疾呼，指責國民黨錯誤，原冀引起覺悟，有所改正。乃國民黨毫無改弦更張之意，反而怙惡不悛，對人民的正義呼籲則充耳不聞，滿壓如故；對盟邦的諍言則面紅耳赤，加以『駁斥』；但對八月一日敵酋谷萩的誘降談話，至今半月有餘，反而絕無一句駁斥之辭。這種情形，就使日寇揚揚得意，企圖進一步實行誘降。故又發表了十八日的誘降談話。廿七日敵陸軍報導部長谷萩發出最近（一個月內）第三次公開誘降廣播稱：『……重慶還是採取英明的決斷，自己取消其存在；或是日本進兵抹煞其存在，這是現在大東亞剩下的最大課題。中國是我們的兄弟，我們對重慶不願以進兵演成流血慘劇的手段來消除它；而是希望重慶由深夢中清醒，迅速脫離英美而歸返東亞。至於歸來以後的內政問題，可以作爲內政問題，於談笑中解決之！我們希望重慶勇敢的下決斷。』廿九日，解放日報社論中論及敵寇八月內幾次誘降稱：『幾年以來，奇怪的事多得很，但尤其令人奇怪的，是今年八月以來，敵寇軍部發言人頻頻誘降，國民黨方面居然無一字駁斥！說國民黨得[illegible]』，那末現在大後方正在大事尊孔，擁了一切要人，都動員了，爲什麼他們有那麼多空閒時間去尊孔呢？說他們很客氣，從不『疾言厲色』麼，爲什麼對於盟邦人士的善意批評卻臉紅耳赤立即駁斥呢？說他們專吃閒飯不肯做事麼，爲什麼反共就反得起勁，把青年特務化的夏令營什麼營就辦得起勁，惟獨對於這件事毫不起勁呢？想來想去，益發令人莫明其妙。老實說，我們看起來很懷疑，懷疑國民黨反動派是否眞正要當秦檜，所以對日寇的公開誘降不敢駁斥而默認下去哩！』

（十）反動派的倒行逆施，引起盟邦輿論界的嚴重不滿，國民黨當局仍不虛心以悔！

國民黨反動派之消極抗戰及專制獨裁政策，引起盟邦輿論界猛烈的批評，甚至曾在中國多年並對蔣介石夫婦一向有好感之著名女作家賽珍珠，最近亦在美國銷路最大的『生活』雜誌上著文，題爲『關於中國的一個警告』，尖銳的指出中國的抗戰已不復是一個人民的戰爭，中國軍隊已在腐化，其對敵人的抵抗已趨微弱，中國政府並可能陷入親日派之手。作者更直接批評中國政府：『政府中的高壓者比以前更加高壓了，重慶是一個自由言論一天比一天更少可能的地方，要想自由的人們都跑到邊區去了，高壓的勢力甚至一直伸張到蔣委員長的家族中。』在軍事方面，賽珍珠指出中央軍與八路軍不合作的危險性。她說：『蔣委員長周圍勢力使現在決不應分裂的這兩支人民大軍趨於分裂。中國是沒有一個人願意內戰的。』紐約的最大日報——紐約時報及紐約論壇報亦揭載長篇評論，批評中國當局之抗戰不力及發動內戰陰謀。紐約時報軍事評家鮑爾溫於七月二十日發表論文，猛烈抨擊中國當局對日抗戰不力。鮑氏並於擁有五千萬讀者之美國銷行最廣的『讀者文摘』上指摘：『過去二年內，日軍沒有消耗多大兵力，即佔領了很大地方，雖然受到重慶軍隊的反攻，但均被擊退，爲了明瞭重慶的軍事眞相，專看重慶的公報是很困難的，公報常常一半是假的，並且報告沒有戰鬥的戰報或將游擊隊的戰鬥大肆宣傳。』紐約時報又揭載克萊頓．拉西所著之『中國國民主麼？』一文，內稱：『中國還沒有民主的政治機構，例如憲法、代議制政府、國會、普選權、多黨政府』。拉西稱：『蔣介石是戰時的獨裁者，同時在國民黨中，法西斯集團至少有兩派。』而遠東問題權威學者畢生氏，在太平洋月刊上更明確指出：『現在中國有兩個中心，一個封建中心在重慶，一個民主中心在延安。』在蘇聯方面，中國問題專家名記者羅果夫（前塔斯社重慶分社社長）在莫斯科發表『對於中國政府之批評』的論文，其中對中國之失敗主義者準備投降與企圖發動內戰稱：『……中國軍隊的弱點之一是缺乏有效的統一領導及各戰場的配合作戰。內部的磨擦，諸將領間之猜忌，不能不影響軍隊的戰鬥力和紀律，在重慶固然沒有公開主張投降的人，但是這並不是說那裏的投降派與失敗主義者很少，投降派與失敗主義者在國民黨中佔據重要位置，他們以他們的消極怠工及有害的政治陰謀，削弱中國的力量，而且在現在成爲一個嚴重的危險。』該文繼謂：『自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以後，日本的主要注意力集中於太平洋戰爭，中國的戰爭居於次要地位。這使得在中國軍事及政治領袖當中滋生某種自滿，而日本帝國主義者即利用此種自滿，來加緊他們的「和平攻勢」。……中國「綏靖主義者」的陰謀活動，幫助了日本的這些計劃，他們挑撥各種事變，一直到武裝衝突，極力想破壞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合作，煽動迫害與消滅八路軍與新四軍的行動。……今天用直接的軍事壓力要求解散中共及取消八路軍新四軍的新企圖已經發生了。』隨後該文續謂：『有些國民黨的著名領袖對各種「綏靖主義者」，投降派及投降者的這種陰謀活動。但是中國政府沒有堅決克服投降派與削弱民族團結及削弱中國對日本侵略者之抵抗的活動。』與此相反，敵寇同盟社最近却對國民黨之消極抗戰政策及『中國之命運』一書大加讚揚（見前），而國民黨當局，對盟邦之至誠之諍言，竟惱羞成怒，大肆咆哮，張道藩、董顯光在外國記者招待會上大發議論，下令所屬報紙攻擊之於後，而對日寇之捧場，竟無一字答覆，倒欣欣然有喜色者。據此，重慶當局，不僅對內對外政策決無改弦更張之意，反之，對日抗戰將愈趨消極，對內高壓將愈來愈兇，對同盟國將更離心離德，而重慶與東京間之關係，日益微妙，此種趨勢，我全國人民及盟邦人士亟應密切注意！

（九月一日）